

《世界经典名著》

爱罗先轲童话集



〔俄〕爱罗先轲



Ailuo xianke
Tonghuaji

世界名著百部

8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华希礼·爱罗先轲是诗人，是音乐家；同时也是童话的作者。他自幼双目失明，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更深刻地用内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爱罗先轲童话集》共收童话十三篇，是作者“在流寓中做给日本人看的童话著作”，含有纯美的情感与纯朴的心。在集中，作者所描绘的人间的境无所不爱，然而又不得所爱的悲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是作为我的微笑而作的。虽然是悲哀的微笑，当这时代，在这国里，还不能现出快活的微笑来。”于是只有梦幻，只有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

目

录

狭的笼·····	(1)
鱼的悲哀·····	(19)
池 边·····	(29)
雕的心·····	(35)
春夜的梦·····	(45)
古怪的猫·····	(62)
两个小小的死·····	(70)
为人类·····	(77)
世界的火灾·····	(94)
爱字的疮·····	(102)
小鸡的悲剧·····	(116)
红的花·····	(120)
时光老人·····	(144)

狭的笼

老虎疲乏了……

每天每天总如此……

狭的笼，笼里看见的狭的天空，笼的周围目之所及又是狭的
笼……

这排列，尽接着，尽接着，似乎渡过了动物园的围墙，尽接到世界的尽头。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极了。

每天每天总如此……

来看的那痴呆的脸，那痴呆的笑声，招呕吐的那气味……

“唉唉，倘能够只要不看见那痴呆的下等的脸呵，倘能够只要不听到那痴呆的讨厌的笑呵……”

然而这痴呆的堆，是目之所及，尽接着，尽接着，没有穷尽，渡过了动物园的围墙，尽接到世界的尽头；那粗野的笑声，

似乎宇宙若存，也就不会静。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极了……

老虎便猫似的盘着，深藏了头，身体因为嫌恶发了抖，想着：

“唉唉，所谓虎的生命，只在看那痴呆的脸么？所谓生活，只在听那痴呆的哄笑的声音么？……”

从他胸中流露了沉重的苦痛的叹息。

“喂，大虫哭着哩，”看客一面嚷，一面纷纷的跑到虎槛这边来。虎的全身因为愤怒与憎恶起了痉挛，那尾巴无意识的猛烈的敲了槛里的地板。

他记起他还是自由的住在林间的时候，在那深的树林的深处，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底下，饰着花朵的石头的神祇来了。人们从远的村落到这里来，都忘却了他在近旁，跪倒在这石头的神祇面前，一心不乱的祈祷。

时时漏出叹息来，时时洒泪在花朵上，这泪混了露水，被月光照着，可难解，夜明石似的发光。或者充满了欢喜在花上奔腾，或者闪闪的在叶尖耽着冥想，而且区别出人的泪和夜的露来，在那时的他是算一种心爱的游戏。

有一夜，他试舐了落在石神祇面前的宝石一般神异的闪烁着的人间的眼泪了。他那时，还没有很知道在神祇之前，人们的奉献中，无论比宝石，比任何贵重的东西，都不能再高于眼泪的奉献。因此他只一回，但是只一回，舐着看了，于是就在这一夜，他被捉住了。他以为这是石神祇的罚。

现在一想到，虎的胸脯便生痛，痛到要哭了。他也学那人类

在石神祇面前，虔诚的跪着祈祷这模样，向了石神祇，跪下叫道：

“神呵，愿只是不看见那痴呆的脸呵，愿只是不听到那痴呆的笑呵……”

这期间，不知什么时候，那痴呆的笑声已经渐渐的远了开去，低了下去，春梦似的消在幽隐里，老虎侧着耳朵听，在他耳中只听得清凉的溪水的微音，而且要招呕吐的人类的臭味，也消失了，其中却弥满了馥郁的花的香气。

老虎愕然的睁开着眼睛，张皇的四顾。

谁能想像这老虎的欢喜呢。觉得窘迫的笼中，人类的痴呆的影子，此刻全都不见了。他睡在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底下的饰着花朵的石神祇面前。人的眼泪，还是映着月光，神奇的在花上闪烁。

现在才悟得，当想舐泪珠的时候，他便睡着了。

“阿阿愉快，一切全是梦，唉唉好高兴呵。”

老虎跳起来，尾巴敲着肋肋，在月光中欢喜的跳跃奔走，那胸膛里满了自由，那身体里，连到细小的纤维也溢出不可思议的力，凛凛的颤动。

阿阿愉快，我只以为狭的笼和人类的痴呆是真实的，却也不过一场可厌的梦罢了，但无论是梦是真，可再没有别的东西比笼更可厌。

“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只这一点，我便是到死也未必忘却的。”一面说，老虎并无目的的在树林间走。

二

忽而跳，忽而走，在草地上皮球似的翻腾，或则辗转，老虎已自不知经过了多少里了，待到或一处，正要走出大平原去的时候，他嗅到异样的气味，急忙立定了，他的巨大的鼻子，因为要辨别这气味，哆嗦的动了。

“哦，是羊哪，什么近处该有羊在那里……”

但是，仿佛觉得久违了似的……”

一面说，老虎暗暗地藏着足音，将羊臊气当作目标，在高的草莽中匍过去。

暂时之间，他前面看见高峻的围墙，而且渐听得圈在那围墙里面的羊的懵懂的声音。这样的围墙，老虎是已经见过几百遍的罢。而且，几百遍跳过了这样的围墙，捕过羊与小牛的罢。但今夜，一见这围墙，虎的心里却腾起了不可言说的愤怒的火焰了。

“笼，狭的笼……”

他说着，疾于火箭的扑上去。吐出比霹雳更可怕的咆哮。用了电光一般的气势，径攻这围墙。被那非将一切破坏便不罢休的大风似的，他的足一搭击这用大柱子坚固的造就的围墙便如当风的蛛网一般摇荡起来。一刹时，那茁实的粗壮的柱子，仿佛孩子玩的积木的房屋似的，一枝一枝的倒下去，两三分间，高峻的围墙便开了一个通得马车的广大的门。

“喂，羊们。可爱的兄弟们。到自由的世界去。快出笼去呵。”他一面雷也似的吼，一面仍接续着围墙的破坏。但怕得失

神的羊群，却在墙角里挤作一堆，毫不动弹，只是索索的抖。老虎以为从羊群看来，似乎再没有比自由世界更可怕，于是烈火般怒吼起来了。

“喂，人类的奴隶，下流的奴隶们。不要自由么？狭的笼比自由的世界还要舍不得么？下劣东西。”

他说着，攻进了发抖的羊群中间，从一端起，用了他的强力的足，一匹一匹的捉了摔出围墙外面去。

虽然如此，那放出外面的羊，却发出一种仿佛用了钝的小刀活活的剃着肚肠似的，凄惨的哭声，又逃回原地方来了。牧人和守犬，却被这情景吓住了，只是偶然的拱着手看，但元气渐渐恢复转来，要打退这老虎，便一齐来袭击。两三粒枪弹打进了老虎的身中，犬群发出可怕的噪声，摆好了伺隙便咬的身段。

“羊呵，你们才是下流的奴隶，你们才是无法可想的畜生哩。比愚昧的狗还要下等的东西。你们才是永久不得救的！”

老虎吐血似的独自说，只五六跳便进了树林。于是那形相随即不见了。蹲在石神祇面前，他舐着伤痕，而且哭着。

“唉唉，但愿只是不听到那凄惨的声音……”

他塞住两只耳朵，祈祷石神祇。

“只是不听到那可怕的声音……那一直响到世界尽头的凄惨的奴隶的声音……”

他哭着。

三

老虎经过了拉阇^①的壮观的别馆的旁边。他动身向着喜马拉雅牙的峻峻的山，作长路的旅行的时候，在孟加拉未加斧钺的郁苍的森林和荒野中，来往奔驰的时候，他在这别馆前面，已经走过好多回了。对于那高的石墙和深的壕沟，他常给以侮蔑的一瞥。

然而，这一回刚到别馆前面，老虎却仿佛被魔鬼攫住了似的，突然在壕端立定了。心脏的动悸很剧烈，呼吸也塞住了。

“笼，又是狭的笼……”

宏壮的别馆里，拉阇的二百个美人花一般装饰着，在那里度着奢侈的生涯。

走过这别馆的村人们，不知怎样的羡慕着那些女人的生活呢。年青的女儿们，当原野的归途中，许多回伫立在壕沟的树影里。而且背着草笼，反复的揣想着那奢华的却又放恣的生活，直待走到伊的穷乏的茅庐。然而怎的呢？老虎现在觉得明明白白地听到那美的女人们仰慕自由的深的叹息了。

他轧轧的切着牙齿。

他前面，看见石墙围着的别馆的高壮的屋顶，在树缝里，映了强烈的太阳，黄金似的晃耀；墙外是锁链一样，绕着深的二三丈的壕沟。

^① Rajah, 东印度土著的侯王，旧翻曷罗阇者即此。

老虎是从小便嫌憎人类的。从很小的时候，从还捧着母亲的乳房的时候，但虽如此，现在却连自己也不能解，一想到那高的石墙围着的女人们，他的心便受不住的突突的跳，那呼吸也塞住了。

他巡视了别馆两三回；他刚在大的铁门前面，惘然的看那从濠的那边曳起的长桥，便听得大路上有人近来了。

老虎跳进丛莽里，将身体贴着地面，等待人类的到来。停了一会，许多侍从环绕着的华丽的行列，从树木间通过了。在行列的中央，看见奴隶抬着的美丽的帖金的肩舆。两三乘。一乘是拉闸的肩舆，一乘是拉闸的妙龄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的肩舆。没有知道丛莽阴里躲着的老虎，静静的过去了。老虎看见了拉闸的燃着欢乐之情的愉快的脸，而且也看见了从头到脚裹着宝石和绮罗的拉闸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然而颜面遮了面幕，他却没有见，只看见美丽而且柔的春天似的蔚蓝润泽的眼，美丽的生光。一见这眼：老虎禁不住栗然了。

“我确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眼的，确乎。那优美的，悲哀的，因为恐怖而颤抖的眼……”

“哦，有了。确乎是的。”

老虎悲哀的笑了。这眼，和老虎捉过许多回的鹿的眼，是完全相象的。

老虎凄凉的笑了。

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拉闸的行列已经走到别馆这边去。长桥徐徐的放下，大的铁门开开了。将脸藏在这门的面幕后边的拉闸的二百夫人们，含着笑迎接这两人。

然而，桥便曳上，门便关闭了，虎的耳朵中，只听得下锁的大声长久的长久的响。

太阳跨过了西方的山，看不见了。豺犬的吠声来告人夏夜的将近。别馆的屋顶在树木深处溶入暮霭里，老虎仿佛受了石墙的蛊惑一样，茫然的伫立在濠沟的旁边。

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这二三丈阔的濠沟和那高的石墙，谁能够跳过去呢？

老虎叹息了。

“唉唉，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

正对面有些声音，有谁逃着，有谁赶着。老虎睁了眼向着石墙那边看。这上面忽然现出面幕盖着脸的美眼睛的妙龄的女人。伊还穿着结婚的衣装，跣足立在石墙上。伊的袅娜的身躯充满了恐怖在晚烟中发抖；老虎很懂得，这全如鹿被老虎所逐似的。

伊想跳到濠沟里，但当伊将跳的时候，伊的眼突然遇到了立在对岸的看定伊的闪得奇异的眼。伊本能的一退后。这瞬间，后面奔来的拉闸便捉住伊，老虎衔鹿一般，硬将伊带走了。

虎耳里只留下伊的绝望的微声。一听到这声息，老虎便忘却了一切，全身火焰似的燃烧，栗栗的颤抖了，他出了全力忘其所以的跳下濠沟去。两三分时之后，他攀上石墙如一匹极大的猫。于是不久，他在墙头出现了。在这里立了片时，他便消失在拉闸的庭园里。

这地方已经一切都寂静。只是喷泉的清凉的声音。只是花的低语……虎的心逐渐沉静了。他暂时站住，嗅着什么似的，使鼻子翕翕的动。



弥满了花香的夜气，茫漠的漂流，觉得消融了人类的臭味。老虎深吸了这香气两三次，这才分别出正在寻觅的香来。他全不出声的上了宽阔的廊沿，窥向天鹅绒的帷幔里。广大的华丽的房屋里，没有一个人，老虎偷偷的进去，再看一回这房屋。空旷的屋，因为壮丽的器具和宝石的光气，满着奇妙的光辉。靠近廊沿，放在云石台上的大玻璃匣中，金鱼正和月亮的光线相游戏。屋的一角里，金丝雀在豪华的笼的泊木上，静静的睡眠。老虎一见这，忘却了一切，又复怒吼起来了。

“笼，又是狭的笼……到处都是笼。”

老虎轻轻一跳，到了鸟笼的近旁。

“金丝雀呵，快出去，外面去罢，飞到自由的世界去。那美丽的树林浴着月光，正在等你呢。”一面说，老虎将一足轻轻一扑，便打破了这笼的一半了。金丝雀吃了惊，抖着身子，逃向笼的最远的角落里，想躲起来，拍拍的鼓翼。

“我是给你自由的。快飞出这狭的笼去。快飞到自由的世界去……”

但似乎在金丝雀，是再没有比自由更可怕；再没有比自由世界更不安的吓人的东西了。

“人类的下流的奴隶。下劣东西。不要自由么？”

老虎将一足伸进笼中，抓住了拍拍的金丝雀，扯出外面来。但到了外面的金丝雀已经不呼吸了。老虎将小死尸托在掌上，暂时就月光下茫然的只是看。

“虽然是奴隶，却可爱哪。而且美呢。”

然而似乎忽而想到别的事了，他将死了的冷的金丝雀放在屋

正中最亮的处所，又轻轻的跳到金鱼这边去，他由月光透了水看那玻璃匣里的金鱼。

金鱼张开大口。一口一口的吃着映在水中的月，时时一翻身，显出肚子，和月光游戏起来。

虎眼中露出同情之色了。

“可怜的小小的金鱼呵，

我带你到广而且美的恒河去罢。在那里是流着更干净的水。我带你到广大自由的无限的海里去罢……在那里是浮着更美的月亮。同到这自由的美的世界去罢……”

但金鱼吓得沉下去了；似乎在金鱼，是再没有比美的恒河更可怕，再没有比广大自由的海更不安的吓人的东西了。

“奴隶，又是人类的奴隶，到处都是奴隶。”

老虎将右侧的前足伸下水里，想去捉金鱼，然而金鱼却嘲笑他似的，毫不费力的滑出他足外去，老虎愤怒了。用后足坐着一般的直立起来，两个前足都浸在水中，要捉金鱼，泼剌泼剌的搅着水。

虽然这样，金鱼却箭似的从足间巧妙的滑出了。

“畜生，人类的奴隶！”

老虎很愤怒，更厉害的搅水，因这势子，玻璃匣失了平均，一声很大的声响，落在地板上了。被这声响吃了惊的虎，便本能的跑到门口去。不出二三分时。从屋的深处，忽然掣开了帷幔，跳出右手拿着手枪，只穿寝衣的拉闼来。奋然的飞奔前来的拉闼的眼和怒得发抖的虎的锐利的眼，一刹那，只一刹那，对看了，

.....

尖锐的手枪声，连别馆的根基都震动了的虎吼。人类恋慕生命的最后的呻吟。

于是又接着印度之夜的不可思议的寂静。

只是喷泉的清凉的声音，只是花的低语……而壮丽的大厦的地板上，浴着月光，金鱼泼刺的跳着，拉闸的二百零一个女人，连呼吸的根也停着。

四

老虎睡在森林深处的神阁前面，舐着胸间的深伤。胸脯、足、全体，无一抽一抽的作痛，但他已经不愿意哭了；他只露出痛楚的深的太息。他并没有向石神祇祈祷，要治好他胸间的伤，他单是装着忧郁的脸，沉没在思想里。他已经不愿意象人类一般，向石的神祇求救了。

印度的夏夜又近了晚间，用那黑的外套静静的掩盖了一切。豺犬的远吠来报告他的来到了；虎也想睡，而远地里听得禽鸟的带着忧虑的声音。这不平安似的夜的寂静，使老虎难于平心静气的睡觉。他抬起头来，耸着耳朵，看定了前方。

“什么呢？许是人罢……”

哦，大约又有谁来祈祷了……阿，还不止一个人。

几个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呵，了不得。来的多着哩。”

他忧愁似的要辨别出气味来，使鼻子凛凛的动。

“阿，也有认识的在里面，是谁呢？”

不是猎人的及漠……

也不是樵夫的阿难陀……

也不是托钵和尚的罗摩……哦，是了。象鹿的女人么？呀，也有拉闼的气息……

不要胡闹，将他的头本已打作四片了的……确乎是打作四片的了。

还有婆罗门在里面。一个两个……究竟什么事呢。

哦，秘密的组织又是将活的女人和棺木烧在一处么？未必便是那象鹿的女人和拉闼的棺木烧在一处罢。”^①

他抖着说。

“这却不许的

无论怎样，只这象鹿的女人是。”

他躲在丛莽的阴影里探着动静。正当这时候，相反的方面起了一阵静风，将新的气息，通过林木送到虎的鼻间来了。

“那究竟是什么呢？”

他翕翕的动着巨大的鼻子，很注意的要辨别这气息。

“阿阿，又是人类么？

也有火药气。哼，印度士兵么？

还有白种人许是官……

危险，似乎就要围住这地方，不给谁知道……

究竟想要怎样呢，仿佛就要捉谁似的……

未必要打猎罢。来的好多呵……

^① 这便是所谓“撒提”，男人死后，将寡妇和尸体一起焚烧，是印度的旧习惯。印度东英之后，英人曾经禁止这习俗，但他们仍然竭力秘密的做，到现在还如此。

也许有百人以上哩。”

婆罗门引导着的，二三十人的壮观的葬式的行列，停在石神祇面前了，但是婆罗门以及伴当的人们，都似乎有所忌憚，怯怯的，竭力的要幽静，而且都露出恐怖的颜色，慌慌张张的看着近旁。象鹿的女人也将忧愁似的眼光射向树林里。这在老虎，也分明感得伊仿佛等着什么人，想有谁快来，将伊救出婆罗门的手里去。

“等着我罢，没有知道我便在这里……

叫我出林去呢。”

老虎的心喜欢……老虎欣然的笑了。

奴隶们动手做起事来，不到十分时，美的森林中央便成了一坐高的柴木的山。然而象鹿的女人还在祈祷。这悲哀的祈祷似乎没有穷尽。婆罗门和别的人们都焦急了。

“赶紧罢，赶紧罢，圣火等着你呢，提婆^①等着你的灵魂，等着你的清净的灵魂呢。”

奴隶们将壮丽的金饰的拉闼的棺材静静的放在柴木上。然而象鹿的女人还在祈祷，没有忙。伊用了绝望似的眼，透过印度夏夜叫着谁。老虎欣然的笑了。

婆罗门的小眼睛，针似的在骨出的脸上，锋利的发光。

“赶快罢，赶快罢，

摩呵提婆等着你的最后的清净的牺牲，等着你对于丈夫尽了最后的义务。”

^① 此翻天。后文又有摩呵提婆，此云大天。